

天雨花

中



〔清〕陶贞怀著

赵景深主编 李平编校



天雨花

中

第十一回 魏桂香一片枉痴心

郑皇亲三番施巧计

且说桂香自老夫人亡后，夫人几次要将她配人，坚执不愿，只说要守大爷，妄想以此感悟大爷。谁知自守十余年，鬼也不理，耽搁青春，已是三十七岁了。

夫人并不来差遣，衣裳一样做她身。

且当初老夫人爱她，时常与她首饰银两，因此手中颇好。若肯安分，倒也一生快活。争奈她为了那一夜之情，强要认大爷姬妾，在众侍儿中十分放肆，众人也不理她。又时常走到小姐闺中，诉说当年大爷与她成亲，如何恩爱？怎样绸缪？论起来小姐们不该唤我名字，应该叫我声好听些的才是。

时常惹恼两小姐，一场怒骂出房门。桂香衔恨无从诉，只喜公子风流俊俏人，与他父亲真相仿，不知情意可相亲？时常悄到书房内，妖形怪状献殷勤。公子一场来大骂，讨其没趣始回身！那知到了桓公子，更觉风流貌出群，怎能勾引他上手？才称奴奴一片心。

奈何他是客边，再没个空处去少诉思慕之情。今日正在侧轩后吃茶，却见瑶钗取了茶壶杯盘等物，前来泡茶。桂香问道：有什客人在内？瑶钗道：小姐今日在花园顽耍，恰好桓公子到来，因此泡茶前去。

桂香暗暗心中想：夫人今日在楼门，他身既在花园内，奴奴

也好到园亭。若是说得投机有了意，岂不是奴奴进喜星？想得停当回房转，重搽脂粉换衣衿，大红鞋子长七寸，梅花高低印香尘。打扮完了将镜照，今日花容更爱人！丫鬟一见多相问：为何打扮这般情？桂香答道：休多管。竟往花园路上行，一众侍儿都好笑，再言小姐二人身。瑶钗取得香茶到，楚卿吃罢不抬身。仪贞小姐开言道：表兄闲玩自消停，失陪表兄休见怪。公子忙将请便称。姊妹双双亭上去，轩中公子自思寻：堪羨表妹人两个，正是闺中守礼人，多因他避嫌疑迹，因而洒脱别方行。且说桂香已到花园内，无心看玩景和情，忙忙只顾朝前走，忽然一绊险倾身！桂香吃吓低头看，草中一幅帕红绡。

帕上系着一幅赤金牙挑，认得此帕是大小姐的，如何落下此间？我拾了不要还她。

便将手帕藏衣袖，东行西走觅情人。忽见丫鬟凝翠到，便言：小姐那方存？桓家公子何处去？莫非都已出园亭？凝翠见问回言答：小姐在吟风啸月亭，公子海棠轩内坐。桂香欢喜往前行，望见海棠轩一座，紫荆一树面前存。枝梢一物光闪闪，慌忙走近看分明：

原来是一个珠球，十六粒珍珠结就，上有赤金宝盖，周围络索，吊在紫荆枝上。伸手扯下道：这也是仪贞的，时常见她插带，这丫头也算粗心！到花园里走走，便失了两件东西，且喜都被我拾了。

就将手帕来包好，藏在怀中急急行。轩中且说桓公子，窗前闲玩半时辰，起身正欲来走出，劈面相逢魏姓人。便欲匆匆朝外走，妖娆慌了叫郎君：因闻公子身在此，奴家特地赶来临！正要与你来谈话，如何就要出轩行？楚卿一听多诧异，只得停身问事因：

我认得你是里边使女桂香，如何寻我说起话来？

桂香听了哈哈笑：公子原来错认人！奴奴岂是丫鬟女？客边不晓这桩情。我是刑部尚书妾，左都御史二夫人，左太夫人为媒妁，将奴配与老爷身。为你姑娘生妒忌，一宵恩爱便离分，奴奴是个贞节女，因此终身不嫁人！守着无义无情汉，耐尽孤单与冷清，指望守他回心转，耽搁青春三十零。如其道我丫鬟女，有眼无珠不识人！公子听了微微哂：抬头观看细详情，不信姑夫有此妾？分明胡说乱谈论！当时只得开言道：我是从来不晓闻，纵然你是姑夫妾，今来寻我为何因？桂香见说微微笑：奴非无意到园亭，因见公子多才貌，定是多情多义人，因此特地来相访，要你怜我孤单薄命人。公子听了心中怒，一声冷笑又开声：

休得胡说！快快闪开，让我出去。若再言三语四，我去告你老爷知道！

桂香只把衣襟扯，满面堆花又说因：将酒劝人无恶意，公子休教太薄情。楚卿顿脱回身走，刚刚跨得出轩门，却见凤楼窗外立，公子开言笑说因：

小姐等却在何处？你可去告知，竟有这般奇事！

一言说罢匆匆去，凤楼含笑也回身。桂香好不多扯淡，恼羞变怒骂连声：我只道是个风流辈，那知也是一无情！回头一看条桌上，两幅花笺有字痕，三只茶杯壶一把，必是方才同聚在轩门，必然与那仪贞女，大家在此作诗文。

不知写的什么？也待我藏了，再作商量。将诗塞入袖内。

恰好双双小姐临，只因凝翠来报说：桂香也到这园亭，乔妆打扮多华丽，要找桓公子一人。小姐晓得妖娆意，故使凤楼探听到轩门，窗外一一多明白，回身复命两千金。因此又到轩儿下，

仪贞小姐问其情。

桂香到此何故？桂香道：不过也是顽耍，有什缘故！小姐道：你顽耍便了，如何假冒老爷之妾，向桓公子说出许多忘廉丧耻的话来，少时必告老爷知道！

桂香听了心中怒：我身倒未乱胡行，小姐来此花园内，桓公子到有何因？孤儿幼女同相聚，嫌疑之迹惹人论。方才亲见桓公子，袖去花笺两幅文，若告老爷知此事，我也将言直诉明。仪贞大怒开言骂：反来刁诈血喷人！叱令四个丫鬟女，打这猖狂淫贱人！四个侍儿齐应是，握拳撩袖上前行，揪扯桂香齐动手，一顿巴掌打面门。仪贞怒气犹未息，侍儿随了转闺门；气杀桂香妖淫女：无故将奴凌辱行！这事那里来说起，这个冤仇那里伸！

可恨仪贞这般作恶，我也不贪她这点金珠，不若做成圈套，害她一害。就在怀中取出手帕，包了两幅诗笺并那珠球，打成同心之结。

藏在袖中忙忙走，出了花园入内行，转到晚翠轩书室，门儿半掩悄无人。桂香大喜忙入内，卧床铺在左边存，手帕塞入他枕下，回身急走出书厅。管教小姐名声坏，还怕残生活不成！妖娆入内衣衫换，御史衙门回转程。换去冠带更常服，回身便到慎思厅，窗前坐下观书史，不见残书案上存，必然二子来拿去，晚翠轩中自找寻，案上翻来全不见，再看书架也无形。

正是合当有事，回头一看，却在楚卿床上，想是他睡了观书，故撒在此。

移步到床将书取，枕边忽露帕红绡！暗思此是何物件？便将扯出看分明：一副牙挑乘帕上，当中挽个结同心。维明好不多诧异！此帕看来不眼生，分明好似仪贞物，常见她身手内存。再捻其中还有物，解开罗帕结同心，一个珠球光闪闪，也是仪贞首饰

珍。再看还有花笺纸，展开忙便看分明。

乃是咏风筝二首，一是仪贞笔迹，一是楚卿笔迹，诗中却并无私意。

左都御史心疑惑：此事令人好不明！仪贞日坐深闺内，楚卿不进内房门，手帕珠毯何处得？若还遗失地埃尘，或是楚卿来拾取，缘何又有两诗文？仪贞岂是轻狂女？断然不做这般情！且她果若私相赠，必然诗内两含情。诗中却又无邪意，纵来不过咏风筝。据我今日详其事，想他同在内书厅，二人作此诗两首，珠球手帕两般珍，定然妮子遗失下，楚卿拾去挽同心。我今且问仪贞女，此中委曲便分明。

叫童儿速请大小姐到来。少顷仪贞已到。

上前就把爹爹叫，维明早已看分明，鬓边左首珠球失，当下开言问事因：

我且问你的手帕可在袖中？

小姐见说心中异，袖中便取帕红绫，左边不见寻右首，全然不见影和形！御史见了微微哂，果然不见袖中存：还有一桩来问你，髻上珠球一对珍，为何今日存一个？小姐听来又一惊！忙向鬓边伸手摸，果然剩得凤头簪，几时失却红绫帕？那方落下宝和珍？因何我竟全不觉！爹爹何故问其情？维明道：你何处去？怎生遗失不知闻！

小姐道：只才到花……

说到此处忙顿口，默默低头不则声。维明道：是如何说？只言半句便收声！

小姐道：爹爹怎知孩子失此二物？必是那方拾取，伏乞言明。维明笑道：我问你，你倒来问我！我才回来，那得拾你物件？快实说今日到那处去来！小姐只得说道：儿与二妹

因见春色融和，故偶到花园内顽耍片刻，二物除非落在园中。

维明听说花园去，叱退书房左右人。惊了仪贞大小姐，花容失色不开声。维明便问亲生女：原来顽耍到园亭，可曾还有谁人至？可曾吟咏作诗文？你休惊怕明告我。小姐开言转吃惊：莫不是桂香来告诉，爹爹要问这桩情。便把经过从头说，御史开言说事因：

风筝诗置之勿论，但你身上之物，那有遗失下来全然不觉之理？小姐道：孩儿其实不知，不是爹爹问及，只怕直要睡时方晓得。

爹如看见祈明示，好使丫鬟去找寻。御史听了微微哂：园中那有两般珍？你今要我来明示，可到楚卿床上寻，此物藏在他枕下，上边还有结同心。玉人一听心大骇！不觉桃花面上生，勃然改变花容貌：爹爹之语好难听！突然出此蹊跷话，仪贞不解半毫分。维明听了喝：住口！我所言来岂不真？亲眼见来亲手取，现今在我袖中存。说完取出掷案上：妮子前来自看明！仪贞小姐走近，果然自己帕红绫！当中打着同心结，解开结子看分明，一个珠球诗两首，吓得佳人难出声。维明问道：如何说？可曾认得尽分明。仪贞小姐无地入，从何说起这桩情。御史道：你当直说，有何私意快言明！小姐急得通红面，不禁两泪落衣衿：实然不过花园去，两物遗来并不闻，定是桓玉来拾取，无良禽兽坏人伦！御史听了微微哂：便叫仪贞你且听，凡事反躬当自省，如何但怪姓桓人？你虽生作闺中女，不比寻常脂粉群。广读圣贤书万卷，有何礼则不知闻。既具冶容堪绝世，年当及笄正芳春，合当深闭居闺阁，勤攻女职自劳心。如何闲步寻花柳？偕同小妹去园亭！

这所花园，不比家中的在宅心之内，三面围墙之外，尽

是通衢大道，往来马上之人，皆可窥望。又年代甚久，远是宋朝所建，内中未必无木怪花妖。岂可少年美女，到这般去处顽耍！

故与汝母曾言过，休叫二女到园亭。你等今日前行去，可曾与母说知闻？玉人低首难回答，维明又复说原因：擅往花园已不是，再加桓玉到轩门，既无尊长同在内，当使丫环回此人。如何竟蹈嫌疑迹，轩中同聚作诗文？至于生出嫌疑事，珠球包了结同心。此情若被他人见，定然认作有私情！到处相传成话柄，芳名扫地怎为人？幸而与我来看见，细心详察两边情。假使我为糊涂父，不察其情骤动嗔，立时置汝于死地，送了残生又污名！汝当自去从头想，为人不谨可该应？仪贞听了一席话，默默无言悔不胜。恨杀桓家轻薄子，开言说与父亲听：爹爹之语如金石，言言刺骨实寒心。终身佩此铭肺腑，誓不轻身再出门！但是桓玉真可恨，爹爹须要问分明，虽然不便来加责，立刻回他快转程！御史听了无言语，半晌沉吟又说因：此情还要来详察，你今不可乱冤人。我观桓玉多端重，不是轻浮一派人！有意自当深秘密，如何显露枕边存。且待楚卿来到此，问其明白再详情。

小姐道：若不是桓玉，除非就是……

一言还未全出口，楚卿、永正进书厅。御史便乃开言道：你等今朝那里行？直于此刻方回转。二人回答说分明，维明又问桓公子：可曾闲玩到园亭？多才一听心惊讶：何为问及这桩情？抬头忽见大表妹，玉容惨淡有啼痕：多因道我园中去，与他二女共谈论，自然责备大表妹，连我今朝怪十分。

只得答道：小侄因表兄出门，独坐无聊，故尔闲步花园，实不知两妹在内。不过海棠轩少坐，登时就出去的。维明道：可曾拾取物件么？楚卿答道：侄儿并未拾取，姑夫失

了何物？御史道：我如何失物！只因此女到园顽耍，失了两件东西，大约是楚卿拾去。公子大惊道：表妹失了什物，如何是小侄拾取？御史道：乃一个珠球，一方手帕，还有咏风筝诗一首。

茫然吓坏桓公子：什么珠球手帕珍？小侄影儿都不晓！若说风筝题咏文，因见表妹诗一首，也题一律是真情。侄在海棠轩少坐，妹去吟风啸月亭，正要起身来出外，却逢尊婢桂香临。小侄因彼胡言语，慌忙洒脱出轩门，忘取风筝诗一首，至今还在那边存。维明听了他言语，心中彻底了然明！回头便说大小姐：看你今朝似失魂，方才那样来问你，如何不说桂香名？

小姐道：正要说到，却逢兄等到来，因此打断。维明对楚卿道：贤侄，只因你拿我一本书，丢在床上。我去取时，见你枕边露出红绫半幅，扯出一看，乃大表妹的手帕，帕中包了珠球诗笺，挽着同心结。此物现在，你且观看。若不是你，定有人做成圈套了。桓公子近前一看，只叫：怪事！小侄离了花园，就到正心堂去，并不曾到晚翠轩中，如何枕边忽现此物？左公子也来观看道：这必是他人做成圈套，大妹与表弟皆是正人，必无此事。维明道：你且说桂香何故也到花园？公子便将桂香的话，从头述了一遍；仪贞亦将如何打桂香一一说出。维明便把桂香叫到。

双眸注定高声喝：大胆胡为贼贱人！你今怎敢花园去，勾引桓家公子身！拾了小姐球和帕，诗笺包了结同心，藏在公子床头下，做成圈套害何人？贱人从实供招出，饶你全尸入土坟。桂香一听惊呆了，如何顷刻破其情？此时叫我如何说？只好回他不晓情。便道：老爷真奇事，小婢今朝未出门，何曾勾引桓公子？何曾拾着什珠珍？何曾见什香罗帕？何曾挽什结同心？何曾藏什床头

下？何曾圈套害他人？今日凭空冤屈我，黑了青天好不明！况且小姐香奁物，怎到公子枕边存？如非小姐来相赠，不然那得有诗文。告罢维明连冷笑：贱人好片诉词文！浑身洗得干干净净，全然不与你关情。起身壁上来拔剑，上前揪住桂香身：你见小姐来相赠，你知诗内有何情？从头备细来告我，说得分明饶你身！吓杀桂香人一个，满口银牙抖响声，连叫：老爷饶小婢，收回宝剑愿招承。无奈此时双膝跪，只得从头说个明，伏望老爷来饶恕，少念当初一夜情。御史听了犹未语，公子闻言笑不禁。御史起身往外走，须臾来了两家人，吆喝：桂香快出去！三人书院叹连声，仪贞小姐回入内，将言自诉母知闻。

且说桂香押上二厅，只见家人刑杖分立左右，御史坐下说道：你这贱人，怎敢大胆乱吾家法？且设心如此不良！我本欲枭汝之首，但既已实供，赐你全尸而死，叱左右毙于杖下便了！

左右家人齐应是，即揪贱婢到庭心，麻绳几道来捆绑，左安执棍便施刑。迎风起落难禁架，桂香痛哭震厅门，看看打到三十棍，内绽皮开鲜血喷。两位公子傍边看，双眉紧皱惨人心，偷看父亲容甚怒，不敢开言劝一声。只得回身都入内，中堂来告左夫人：桂香打得看看死，想来今日不能生。夫人便乃开言说：那知贱人做出这般情，论来其实该处死，待我前厅去看临。夫人出外来观看，到把夫人吃一惊！见桂香半身如血裹，哀哀凄惨地埃尘。夫人一见蛾眉皱，止住家童行杖人。御史说道：休胡说，污蔑闺门什罪名？今将打死犹轻论，依法还将身首分！夫人又乃将言劝：念彼无知女婢身，一差二误行差事，既经重处可饶生。维明不答夫人语，叱令家人再用刑。左安只得重又打，桂香哭得好伤心。

呵哟，老爷夫人啊！

饶了小婢残生命，愿你万代公侯荫子孙。可怜都是爹娘养，皮肉原非铜铁生，好叫我，上天无门来躲避，下无地洞去藏身。早知仍复来打死，不如咬定不招承。一刀何等多爽快，这般痛楚好难禁！夫人看见情如此，料来难以劝回心，忙移莲步回入内，对两位公子说缘因：当初祖母身亡日，曾经嘱咐我当身，桂香若是身死了，吾心实有不安宁。你等可去来劝劝，与那妖娆说个情。两位公子回言道：那般盛怒怎开声？夫人便叫仪贞道：我儿你可到厅门，他心最是重爱你，说情必定肯依听。小姐见说微微笑：母亲劝尚不相应，如何肯听孩儿话？去也徒然无益情；况且桂香来害我，孩儿怎肯与求情？夫人听了心中恼：大抵左姓之人尽狠心！若还把不爹来劝，你今瞒我到园亭，至于生出如此事，可该责罚畜生身！好生劝得爹爹转，将功折罪免施刑。仪贞小姐真无奈，只得前来到二厅。玉人转出屏门外，抬头先看父亲身，端坐正中全不语，铁面青青怒十分。再看桂香真个惨，止住家人慢动刑，桂香阶下微睁眼，气短声低叫一声：

阿唷，小姐呵！小姐也觉心中不忍，走上前来说道：爹爹真个要处死她了？维明道：不处死还待何时？小姐道：爹爹打杀桂香，这罪名都是孩儿当了。维明道：与你何干？

小姐道言：爹不晓，母亲不舍桂香身，道儿因到园中去，至于生出事非情。着儿出外将情说，若还留得桂香生，将功折罪方饶恕，不然便要重施刑。因此孩儿无可奈，只得前来求父亲。不当饶恕桂香女，只当饶恕左仪贞。御史听了微微晒：此事夫人无法行，心知我爱仪贞女，所以她来反跌人！裁埋此女将情说，实心怎舍责儿身？

便道：私到花园，原该责罚，速速进去，休得多言！小

姐道：原来爹爹这等心狠，但孩儿既奉母命而来，岂可无一言规谏？

桂香虽则身该死，当年服侍老夫人；况兼祖母心爱婢，视如亲女一般形。记得临危那一日，床前嘱咐母亲身：房中四个丫环女，好生遣嫁配良人。三个侍儿都已嫁，单单止剩桂香身，不能了其终身事，反把她来杖下倾。今朝若把她打死，祖母黄泉必痛心，爹爹何等为人孝！事死还当如事生。小姐说罢一席话，提醒维明吃一惊：此女之言如金石，非惟入耳又钻心，便向家人喝：住了！且行饶放贱人身。家人一听忙解缚，桂香匍匐拜洪恩，再三叩谢大小姐，维明见了这般形，想起母亲临终语，不禁酸鼻好伤心：贱人偏只不安分，无端自取祸临身！长叹一声回入内，两位公子到厅门，得知已放桂香女，尽赞仪贞小姐身。楚卿回入书房去，秉衡见妹转中厅，来了几个家人妇，安顿魏氏到房门。此时日色西山落，家中到处掌银灯。维明说与夫人道：今朝二女到园亭，你为母者全不晓，至于生出许多情。此后园门须锁闭，你收钥匙在房门，若容二女花园去，连你难辞责不轻！夫人听了微微笑：可记当初有话论，仪贞、永正人两个，诸般不与我关情。如今她到花园去，你便难辞有罪名！如何反来说向我，与我何干笑杀人！御史听了亦笑道：夫人既不管仪贞，因何要把她责罚，栽埋出外说人情。

总之，仪贞已出书堂，自然以母教为主。二女年长，那花园实为不谨之地，断不可行！

只是桂香已受责，未知可得命残生？夫人好生来调护，待其愈后能抬身，唤伊父母来领去，任其择配嫁良人。夫人听了微微笑：自己今朝打坏人，却教我身来调护，怎生调护得安宁？是伊打得她如此，解铃还仗系铃人。取笑一回排夜膳，夫人即便入

房门，取出护心丹与山羊血，吩咐丫环四个人：后房调护魏氏女，更将陈酒与她吞。看看早又半个月，渐渐和平可起身，问她父母居何处？便着家人速唤临。

原来桂香之父，开着茶馆。一问唤时，夫妻两个及儿子魏敬，一同到来。维明道：你就是桂香父母么？答道：小人正是。又问叫什名字？答道：小人叫魏元福，这是儿子魏敬。维明道：今可将你女儿领去择配良民，身价免交，就此领回去罢。

魏老夫妻忙叩首：多谢天高地厚恩！少刻桂香来出外，见了爷娘两泪倾。御史当下开言说：桂香你且听缘因，种种不法应该处，念你服侍老夫人，饶你性命回家去，收心改过配良人。

若还要胡行乱做，将来恐不免杀身之祸！因着左升妻子把桂香押进，令将平时衣饰箱笼物件，尽数带回。

收拾收拾完成毕，叩辞太太与千金：若无小姐将情说，那能性命转回程？公子二人俱叩别，又别同行伙伴人，然后来到大厅上，桂香叩别老爷身。两行珠泪腮边落，前情想起痛伤心：痴心指望成连理，那知落花有意水无情。早知今日仍如此，不如年少配夫君。老夫人何等恩如海，几次良言劝我身，恨奴守什贞和节？自家误了美前程。今日这般放我回家去，只怕也还念当初一点情。叩头已毕抬身起，魏老夫妻叩谢恩，雇人挑了行和李，领了女儿同出门，团圆回转家中去，夫妻细问女儿身。桂香备说诸般事，魏老夫妻叹息声：若还这等来说起，算来都是自家寻，这样主人真难得，应该着实感他恩！但不知我儿多少私房在？说与爹娘听一听。桂香便乃回言道：我箱中三百雪花银，还有衣衫并首饰，算来五百有余金。夫妻好不心欢喜，百顺千依鬼奉承，只说与她寻亲事，将她耽搁在家门，生心要骗她财物，那时再复卖

她身。更有魏敬骗来为赌本，桂香那里识他心？只说爹娘真好意，与她寻访好姻亲；况且从来拘束惯，何曾见过外边情？今日回家多快活，鸟出樊笼一样形！日日东邻西舍去，街坊游玩乐心情。大刀斧阔从来惯，不把银钱放在心，有人要借双手奉，亲邻个个骗她身。按下桂香且慢表，再言国泰入朝门，荐举旧相方从哲，三月念四进京城，朝见天子仍入阁，二人只忌左维明。当面对了多趋奉，胁肩谄笑献殷勤，不敢照前多放肆，口口声声左大人。维明总是如冰冷，不来答理两奸臣。二人深恨真无法，国泰商之方姓人：如何算计一善策，杀此仇人方称心！从哲但只称：罢了，我实无能害此人，只怕害他翻自害，大儿送了命残生，眼前只有一个子，要留送送我终身。国泰听了无言语，只是心中恨不平。此日三月廿八日，皇亲父子坐厅门，国泰回头来看处，身旁侍立一家人。

却是李守才之子名五儿。国泰问道：五儿，你多少年纪了？五儿道：小的二十四岁。国泰道：我看你清清秀秀，伶俐身材，不知你可会些什么本事？五儿道：小的曾学过飞檐走脊的本事，还能飞石打人，百发百中。国泰听了便道：你既有这般本事，怎不思量与父报仇？当年挺击之事，都是老左追根究底，审出其情，害了你父。你如何全不恨他？五儿道：小的岂有不恨！但朝廷大臣，何等势要！小人虽要杀他，何以下手？国泰笑道：你这孩子，真是无谋之辈。常言道，明枪好躲，暗箭难防！你若青天白日杀他，如何使得？果有心要报父仇，只于今夜黄昏，悄悄伏他屋上，伺有便，或飞石中之，或突然刺杀！飞身脱逃，藏匿我府，谁人知得？

你如依我成其事，抬举前程飞上云，认你做个干儿子。五儿

听了喜生心：老爷吩咐当遵命，只愁无便枉劳心。

国泰道：今夜无便，还有明夜。苦着工夫，少不得有便。五儿道：小的今夜就去便了。

有权在坐微微笑，此计看来未必行，老左不是书生辈，他身武艺十分能！刺得杀他方是好，刺他不着惹灾星。

也罢，且待你们做起来；若做不成，然后待我施展奇谋便了。此时已是黄昏，左公与桓玉、永正，同在慎思厅上。

维明说与桓公子道：闻贤侄围棋甚高，与你手谈一局如何？

楚卿笑道：小侄岂是姑夫敌手？御史道：休得太谦。

便呼侍者将棋至，二人对坐赌输赢。永正在旁来观看，各争形势用心，局到中间寻劫打，维明忽尔一回睛，窗中望见墙头上，好似人头一探伸！御史顿然心诧异：是何物在屋头行？

如今方郑二人重复入朝，恨我入骨，只怕终日商量害我性命，我且试他一试。

于是便将银烛取，起身立起剪明灯，故意将灯来剪灭，书房顷刻暗沉沉。口内呼童将火至，眼望墙头仔细睜。此时廿八无月色，映着星光看得明：

果然像个人形，伏在那墙头转角之处；又见他探起身来往书房张望。

御史看得多亲切，轻轻移步壁间行，摸着弓箭来除下，转步当窗立定身。觑得较亲搭上扣，一点流星力作深！那物中了无情铁，刮喇喇砖瓦响连声，一个觔斗从空下！吓坏书房几个人，齐言天井何物落？恰好童儿取火临。

移灯向天井一看，只见一人跌闷于地下，左足上带箭一枝。两公子心惊，不知何故？维明便令书童替他拔了箭，塞住创口。

将他带入书房内，维明指着问何人？为什潜来从实说！那人见问跪埃尘：小人顺天人姓赵，只为家贫苦十分，老母今年八十八，并无活计过光阴，因而无奈来为贼，算来只为老娘亲。今因偷盗隔墙壁，借路径由屋上行，并非偷盗爷府上，望求饶放小人身。御史听了微微笑：一派胡言哄什人！

我看你这厮容颜俊秀，身衣绫绸，岂是个穿逾之人？既欲借路，只该在外墙行步，如何直到这宅心来？遂令二童搜他身上，看有何物？

那人见说来搜取，欲思逃脱腿难行。腰间胸内来搜看，拿来献上老爷身，原来一袋青石块，尖刀一口亮光明。维明见了微微笑，又复开言问那人：你今尚欲胡遮饰，可知吾已了然明！

我看你的容貌，却与郑国泰的家人李守才仿佛，只怕你未必姓赵，分明是郑国泰遣来的刺客。汝若直言，我决不伤你，必留汝命回去报信。

那人听了如此语，抬头观看左维明：莫非他是神仙降，如何好像预知闻？低头思想多一会，只得开言告实情。怎长怎短都供出，只求饶恕命残生，御史当时离坐起，着人押了到前厅。惊动家人家将等，一齐都到大厅门。左公吩咐张灯火，火把灯笼白昼明，五儿吓得心惊战，御史开言说事因：

郑国泰这条计策，施之于别人何愁不中？若要害左某，只怕甚难。五儿汝本一介小人，倚仗着些小技，便欲为刺客，胆敢前来犯我。休说你一人，就在千军万马之中，我亦能出入自由。汝若执迷再图侥幸，岂不枉送了一条性命？五儿连连顿首道：小人该死！倘蒙恩放，怎敢再来？维明道：你系奉公差遣，我不加罪；但国泰老贼，何敢妄为！他既起意害我，我岂无以报之？汝既是他儿子，自然骨肉相连，我